

冰心

儿童图书奖

获奖作品



屋子里长出一棵香椿树

周海亮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

屋子里长出一棵香椿树

周海亮◎著

 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屋子里长出一棵香椿树 / 周海亮著. —北京: 地震出版社, 2013. 5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233-8

I. ①屋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8037 号

地震版 XM2984

屋子里长出一棵香椿树

周海亮 著

责任编辑: 赵月华

责任校对: 孔景宽 凌 樱

出版发行: 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邮编: 100081
发行部: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: 88421706
门市部: 68467991 传真: 68467991
总编室: 68462709 68721982 传真: 68455221
E-mail: seis@mailbox.rol.cn.net
<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>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 (印) 次: 2013 年 5 月第一版 201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数: 230 千字

印张: 15

书号: ISBN 978-7-5028-4233-8/I (4921)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只要七日暖	(1)
送你一度温暖	(4)
父亲的游戏	(6)
铁	(9)
洗手间里的晚宴	(12)
最后一位客户	(15)
红加吉	(18)
晚报 B 叠	(21)
小美的歌声	(24)
玉	(27)
诊	(30)
江南好	(33)
丢失的梦	(36)
苏曼丽的刀	(39)
因为长裙	(42)
刀马旦	(44)
聪明人的愿望	(46)
冬 至	(48)
匪兵甲	(51)
进化论	(54)
狼 祸	(56)
帘卷西风	(60)

轮 回	(63)
所谓科学	(66)
锁 喉	(69)
王的功勋	(73)
请求支援	(75)
请求赦免	(78)
请求原谅	(81)
6 号	(84)
杯 事	(87)
变 脸	(90)
不过一顿饭	(93)
巢	(97)
大刘的心病	(100)
地下 1/2 层	(103)
方月亮	(107)
管道工	(110)
木 枪	(113)
石头·跟头	(116)
实在是高	(119)
手心朝下	(122)
五六七八	(125)
心 路	(128)
心 债	(131)
心 病	(133)
与欧·亨利的约会	(135)
百战百胜	(139)
拜访请预约	(142)
车来车往	(145)

飞 刀	(148)
官 人	(151)
叫大瘤的孙洱	(153)
冷 夜	(156)
立 秋	(159)
赔我们十块钱	(162)
热辣锅	(165)
缩 水	(168)
屋子里长出一棵香椿树	(171)
英 雄	(174)
壮 士	(177)
最初的缘由	(180)
穿过正午的马车	(183)
树上有四十四只涩柿子	(187)
1912 年的猪头	(191)
长 凳	(194)
陈老圈	(197)
等 待	(200)
蝗 灾	(204)
芒 种	(207)
傻 子	(210)
太阳裙	(213)
往 事	(216)
伊河路	(219)
老来巷	(222)
只为你看到我	(225)
我们找过你	(227)
入侵者	(230)

只要七日暖

几年前，我在市供暖公司上班，每天负责收取供暖费。我们这座北方小城，到冬天，家里如果不通暖气，似乎连空气，都能结成坚冰。

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，仿佛秋天刚过一半，就到了隆冬。那个下午，在窗口前等待交费的人，排成长龙。我注意到一位男人，总是在轮到他的时候，就站到一边，独自待一会儿，似乎后悔了，再从队尾排起，等再一次轮到他，却又站到了一边，待一会儿，再一次回到队尾。好像，他想跟我说什么，却总也开不了口。

临下班的时候，整个交费大厅，终于只剩下他。我问您要交费么？男人说，是交费，是交费。声音很大。很突然。语速夸张地快。似乎一下午的勇气和力气，全都集聚在一起了。

我问他家庭住址，他急忙冲我摆手。不忙不忙，他说，先麻烦问一下，能不能只交八天的钱？

我愣住了。心想，只交八天的钱，开什么玩笑？

他急忙解释，我知道这违反规定，我知道，供暖费应该一次交足四个月。可是，我只想交八天的钱。你们能不能，破个例，只为我们家，供八天的暖气？

男人 50 多岁的样子，已经满脸皱纹，包括嘴角。那些话便像是从皱纹里挤出来的。每个字，似乎都饱经了风霜。苍老且浑浊。

可是为什么呢？我迷惑不解。

是这样的。男人说，我和我爱人，下岗在家，还要供儿子念大学，没多余钱交供暖费的。——其实不交也行，习惯了，也不觉得太冷。可是今年想交八天，从腊月二十九，交到正月初七……

可是，一冬都熬过了，那几天又为什么要供暖呢？因为过年吗？我问。

不是不是。男人说，我和我爱人，过年不过年的，都一样。那几天通暖气，因为我儿子要回来。他在上海念大学……念大三，两年没回家了……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些啥，打工忙，还是读书忙。不过今年过年，他要回来……写信说了呢，要回来……住七天……要带着女朋友……他女朋友是上海的，我见过照片，很漂亮的闺女。男人慢腾腾地说着，眉毛却扬起来。

您儿子过年要回来住七天，所以您想开通八天的暖气，是这意思吧？我问。

是的是的。男人搓着手，有些不好意思。他回家住七天，我打算交八天的暖气费。——家里太冷，得提前一天升温，否则他刚回来，受不了的。……我算过，按一平方每天一毛钱计算——是这个价钱吧今年——每平方每天一毛钱，我家五十八平方，一天是五块八毛钱，八天，就是四十六块四毛钱……错不了。男人从口袋里，掏出一小摺钱，推给我。我数过的，男人说，您再数数。

我盯着男人的脸。男人讨好地冲着我笑。又怯怯的。那表情极其卑微，为了他的儿子，为了八天的供暖费。

当时我极想收下这四十六块四毛钱。非常想。可是我不能。因为不仅我，连供暖公司，也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。

于是，我为难地告诉他，我得向上面请示一下。因为没有这个先例。这件事，我做不了主。

那谢谢您。男人说，您一定得帮我这个忙。……我和我爱人倒没什么，主要是，我不想让儿子知道，这几年冬天，家里一直没通暖气……

我起身，走向办公室。我没有再看男人的脸。不敢看。

最终，公司既没有收下男人的钱，也没给男人供八天的暖气。原因很多，简单的，复杂的，技术上的，人手上的，制度上的，等等。总之，因为这许多原因，那个冬天，包括过年，我想，男人的家，应该冷得像个冰窖。

后来我想，其实这样也挺好。当他的儿子领着漂亮的女朋友从上海回来，当他发现整整一个冬天，他的父亲母亲都生活在冰窖似的家，也许，那以后，他会给自己的父母，比现在，多出几倍的温暖吧？

送你一度温暖

那个冬天，他的事业几乎遭受到灭顶之灾。由于贷款没能在限定的时间还清，他们不得不搬出了那个豪华且温暖的住宅。

他们在市郊另租了一处简陋的房子，房间里阴冷潮湿，一如他们那时的心情。他对她说，相信我，会好起来的。

她信。

白天的时间里，他在外面玩命地奔波，有时一整天不打一个电话回来，留下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瑟瑟发抖。她理解他。她知道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他们的将来。

晚上回到家，大部分时间里，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查看资料，整理信息，打各个客户的电话，然后，沉沉睡去。他很少和她闲聊。她理解他。她知道他很累，她知道他需要休息。

不管怎么累，他都要天天洗澡，那是多年养成的习惯。浴室里只有简陋的淋浴，这让她很是怀念那个曾经温馨的豪宅。想起从前的日子，她有些伤心。

因为她突然发现他不在于她了。他不再对她嘘寒问暖。这从洗澡这件事就能看出来。她记得在以前，不管如何，他总是让她先洗。他们一起从外面回来，他会微笑着说，你先洗吧，沾了一身的臭汗，不舒服。然而他自己却顶着一身臭汗候在客厅或者书房，直到她洗完。这样的细节，曾很

令她自豪和感动。

可是现在，他却总是要先洗。当然他从来不和自己争，只是当她要走进浴室的时候，他会突然说，我先来吧。然后，她便听见浴室里哗哗的水声。她认为生活的历难磨去了他的绅士风度，改变了他们的相敬如宾，更削减了他对她的爱恋。她想，他为什么不能继续让着自己呢？他白天不给她打一个电话，晚上不和她说不半句情话，总是急不可耐地去浴室洗澡，这是不是说明，他已经不再爱她了呢？后来有一天，她终于忍不住了，她问他为什么，他愣了半天，才说，在外面跑了一天，沾一身臭汗，不舒服，所以着急冲一下。

她几乎绝望了。她想，他终于不再疼她了。现在她认为自己不仅失去了以前那个豪华的住宅，并且正在失去丈夫的爱情。

那一天，照例，他出去了。她百般无聊，于是打开他的电脑。她惊奇地发现，自己的丈夫竟然天天在电脑上写日记！她慢慢地读着，读着，然后，便泣不成声。

她看到这样一段：

……今天她问我，为什么总要抢在她前面洗澡，我没有说实话。因为，我怕她为我难过。

……浴室里很冷。但我知道，在一个人淋浴完以后，那里面的温度，便会升高一点点。三度，两度，或者一度。

我想，那样的话，她在洗澡的时候，应该会感觉暖和一些吧？

……在这段艰苦和寒冷的日子里，我想，至少，我还能多送她这一度的温暖。

父亲的游戏

两天前，儿子独自一人来到这个城市。现在，父亲要送他回去。

他们来到火车站，却在候车室的入口停下来。两个人盯着安检仪的小屏幕，那上面不断流动着各种箱包和编织袋的轮廓。

男人说看到了吗？把行李放进去，屏幕上就会照出行李里面的东西……你看看，这是一个脸盆……这应该是一床被子……这个，一双皮鞋吧。可是，它为什么能照出里面的东西呢？男人低下头，问他7岁的儿子。

是X光的原因……你昨天跟我讲过的。儿子说。

男人满意地点头。他说是，是X光。只有X光，才能把东西变透明了，我们才能看见它的里面。

男人穿一件蓝色的工作服，那上面沾着点点泥水的痕迹。男人头发凌乱，目光是城里人所认定的那种卑微。看得出来他在某个建筑队打工。城市里有太多这样的男人，他们从家乡来到城市，散落到各个建筑工地。然后，用超负荷的劳动，维系一种最低限度的期望。

男人说要是人钻进去，内脏就会清楚得很。这东西，就是你娘给你说的医院的X光机。

儿子使劲点点头。表情很是兴奋。

安检员不屑地撇了撇嘴。如果说一开始男人的话还有些靠谱儿的话，那么现在，他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。

男人冲儿子笑笑，你看好了……

然后他就做出一个让周围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举动。他突然扑向安检仪，蜷了身子，像一个编织袋般趴伏。安检员大喊一声，你要干什么？可是来不及了。传送带把男人送进安检仪，屏幕上出现男人趴伏的瘦小轮廓。几秒钟后，男人被安检仪吐出。男人爬起来，满面红光。

安检员冲过来，朝男人吼叫，你发什么疯？

男人尴尬地笑。他说，我和儿子做游戏呢。

做游戏？安检员怒火冲天，你们拿安检仪来做游戏？这东西对身体有害你不知道？

男人慌忙朝他眨眼。安检员正大喊大叫，忽略了男人急切的眼神。男人飞快地拉起他的儿子。男人说，走，我们去等火车吧！

他们来到候车室，找两个座位坐下。男人问儿子，你刚才看清楚了吗？

儿子说，不是很清楚。

男人说，没关系，你看个大概就行了。得了肺病的人，肺那儿会有一个很大的黑影，你看见我有吗？男人跟儿子比画着肺的位置。他比画得并不准确。

是，你那儿没有黑影。儿子认真地说。

这就对了。男人满意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你看我们多聪明，我们骗那个没穿白大褂的大夫说我们在做游戏，他竟信了。他竟没收我们的钱。你看看，我早说过你也能当大夫嘛。

是啊是啊。儿子两眼放光。

回去，你娘问你，你陪着你爹去看X光了吗，你怎么说？男人问。

去看过了。儿子说。

去哪个医院看的？男人追问。

去火车站医院看的。儿子回答。

好儿子。父亲捏了捏儿子的小脸，我们拉钩吧！父亲伸出手，钩住了儿子的小指。他们仔细地拉钩，每一下都很到位。

告诉你娘，我的肺病早就好了，别再让她担心。也别再让她把你一个人送过来，陪我去医院。男人站起来。火车马上就要来了。

好。儿子使劲地点头，你的肺上没有黑影，我和娘都知道你的病早好了。

男人笑了笑。他再一次捏了捏儿子红扑扑的小脸。

男人把儿子送上了火车，往回走。他走得很快。他还得赶回去干活。他还得在这个城市里拼命赚钱。他要把赚来的钱全部带回家。家里需要钱，他不敢去医院检查他的病。哪怕，只是挂个门诊，然后照一张 X 光片。

男人走得有些急。他轻轻地咳起来。咳出的痰里，夹着淡淡的血花。他紧张地回头，却想起儿子已经上了火车。于是男人笑了。刚才他和儿子做的那个游戏，让他满足和幸福。

铁

红色的铁伏在砧上，任一把大钳夹持，任两把铁锤反复锻打。老铁匠的小锤轻敲上去，如蜻蜓点水；小铁匠的大锤紧跟上来，似巨雷轰顶。柔软的铁像面团般变着形状，灼烫的火星在大锤落下的瞬间如烟花般迸散绽放。几点火光飞溅老铁匠腰间的牛皮围裙，又在霎时熄灭。围裙就像黄褐色的天幕，黑色的星光点点。

炉火熊熊，红和蓝的火焰缠绕交织。小铁匠气喘吁吁，挥锤的胳膊渐渐变得沉重，表情也开始痛苦。老铁匠看看他，停下手里的小锤。歇一歇喝口水，他说，你好像心不在焉。

小铁匠没有搭话。

因为这把刀？老铁匠问他。

小铁匠只好点点头。他用一条黑色的毛巾擦着彤红的脸膛，村里人都说你是汉奸。

还说你是小汉奸？老铁匠面无表情。

那是肯定，小铁匠瞪着老铁匠，干脆我们逃了吧！夜里咱们爷俩……

你觉得能逃出去吗？老铁匠仍然面无表情。

那也不打了！小铁匠把毛巾狠狠地扔到地上，不打能怎样呢？大不了是一死。

不打？老铁匠苦笑，不打铁，我们还是铁匠吗？他站起身，从熊熊炉

火中钳出再一次变得柔软的铁，用力按到砧上。儿啊，开锤！

军刀在两个月以后打造完毕。青蓝的刀锋，弧形的刀柄，雕了简洁图案的刀鞘。刀似乎可以斩断目光和阳光，那是一把令人胆寒的好刀。小野小队长按时过来取刀，身边跟着四个持枪的日本兵。他盯着刀，嘴角不停抖动。他问老铁匠，全是铁的？老铁匠说，当然。小野再问，如何？老铁匠说，可试。小野就抽出腰间的军刀，哇哇怪叫着冲上来，一道寒光自上而下，直逼老铁匠。老铁匠微微一笑，手中刀轻轻一迎，“噗”一声响，小野的军刀，便折为两截。

小野向老铁匠翘起拇指，好快的刀！又摆摆手，示意身边的日本兵接过刀。想不到老铁匠却退后一步，说，刀暂时不能拿走。

不能拿走？小野愣住。

不能拿走。老铁匠说，刀柄上还没有刻字。

刻字？

这是规矩。老铁匠说，只有刀柄上刻了字，才算一把刀打造完毕，刀才算有了主人。如果你信得过我，后天过来取刀。

小野想想，再看看老铁匠，再想想，再看看老铁匠，然后点点头。他在一张纸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递给老铁匠。要刻得和这个一模一样，小野说，能办到吧？

老铁匠笑笑，没问题。

别耍花样啊！

放心！

后天我来取刀！

请！

可是第二天老铁匠就不见了，连同那把削铁如泥的军刀。小野暴跳如雷，他把全村人驱赶到一起，逼他们说出老铁匠的下落。当然没有人说。也许连他们也不知道。也许连小铁匠也不知道。——日本人早在村子通往外界的唯一路口设下重重关卡，老铁匠的突然失踪，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。

愤怒的小野几次想毙掉小铁匠，可是他终未下手。他们正在村后山上修筑工事，这个时候他们需要一位强壮的铁匠。

一个月后的一个夜里，山上的壮丁们突然组织了一次暴动。他们用石块打死四个看守，然后四散而逃。尽管日本人的机关枪嗒嗒扫个不停，可是最终，还是有三十多人逃了出去。

小铁匠在突围中中弹身亡。据说他是这次暴动的组织者。据说他在临死前只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，爹告诉我，能屈能伸才是铁。

再后来，日本人就投降了。

多年后他们那栋老房子突然倒塌。在一个雨夜，伴着一道划破天空的闪电。人们在听到一声闷响后爬起来看，就惊呆了。

那房子，只剩下一面伫立的墙。

那面墙里，镶着一位伫立的老人。只剩白色骨架的老人。

风雨中，白色骨架岿然不动，似乎他的每一块骨头，都闪烁出红和蓝光泽。

红色像铁锈或者红的炉火。蓝色像刀锋或者蓝的炉火。

白色骨架的手里，紧握着一把刀。军刀。

……刀柄上清晰地刻着三个字：中国铁。